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Y8
1873
v. 24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403/62
ASIAN COLLECTION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太興二年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己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荆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幷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嘗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旣還帝徵爲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

史向頥帝之始鎭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

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
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
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
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
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
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湘州刺史
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
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
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
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

此雖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

青州刺史鎭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勠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幷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

舊德以佞伍賢虧旣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
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
筮知敦必爲亂己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
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旣與朝廷
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
國謝鯤爲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
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
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
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

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

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奸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絶之敦遣參軍桓羆説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絶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傑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

之庶幾可捷也丞乃囚桓羆以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丞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丞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丞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

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按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耶翥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翥曰今旣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

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鎭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

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

卓軍至人皆犇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
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
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
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犇敗之
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
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
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
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
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
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

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
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
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
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
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
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
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
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
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

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郎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

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
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
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
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
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
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
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
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柰
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
劫掠宮省犇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按兵直衞及侍中

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
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
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
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旣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
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
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
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
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
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
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

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奸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

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

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
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
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
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
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
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
愕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
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
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
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

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内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

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
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
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
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
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
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
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
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
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
導尚書令王廙爲荆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

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阻絕崎僞許之旣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拷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犇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延執志愈固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得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旣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

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旣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恆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
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荆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
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
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
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幷丞相府
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　帝憂憤成疾閏月乙丑
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
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
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王敦
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
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卽
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燭視見允之卧於
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
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
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
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荆州刺史監荆州沔
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　會稽內史周札一門
五侯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

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
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
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莚皆爲敦從事中郎道士
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脫謀爲不軌收
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
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夏五月王敦
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
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

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衞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

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飮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飮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

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温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於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

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幷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鋭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戸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衞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

篤不能自將將舉兵犯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
無成敦素疑璞助温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
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
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
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
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
當自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
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
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奸臣温嶠等爲名
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

情恟懼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橋以挫其鋒含等不
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衞
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
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
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謂兄當抑制
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
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
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
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
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

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

UNIVERSITY OF TORONTO

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
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
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
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
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
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
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
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
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
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栅塘因湖水以灌

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鋭
幷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
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
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
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
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
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
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
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
兵帥千餘人來赴旣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犇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

從遂犇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
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
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
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戸侯矣充
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
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
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
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
橋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
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

葬於義爲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

除名參佐禁錮温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
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
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
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胤郭
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
以典刑如其枉陷奸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
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
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
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
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鎭淮陰蘇峻爲歷陽内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温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姧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姧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

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
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
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旣襃則札宜
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
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
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
邪然卒用導議贈札

張溥曰王導者王裁之子光祿大夫覽孫王敦
則導從父兄也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奇之
稱爲將相器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

公王比晉亂元帝初鎮江東兩人同心翼戴成就威名至今傳上巳觀禊導敦騎從江南人望牽拜道左中興造功於此焉始然導器識清遠桓彝許以管仲王敦蜂目潘滔知其噬人凡人本量素定識者先覺苟爲亂夫中情必見尉繚避秦政王衍惡石勒有以也敦輔帝任征討不聞有大功卽斬華軼平杜弢咸資力於甘卓陶侃遽總江荊六州諸軍事稍失意卽罪狀君側兵指京師權重者易亂寵深者易怨物情實然導執機政亂生同本不能發奸未形止邪方焰

仲父之謂何直以社稷爲三窟也敦據石頭加守尚書令無一策破賊反贊殺周顗戴淵是時與周札迎降呂猗姦諂幾無以異及明帝新立賊敦病篤始卒子弟發哀遺書王含名爲正討此不過畏天子方剛之年乘元凶將盡之氣冀免門誅豈心王室哉且元帝恭儉容言爲敦所逼憂憤疾崩敦雖未手弑帝其逆直弑也明帝決謀討賊温嶠庾亮並握勝策導因勢鼓衆敦叛不聞同罪敦死則居首功晉趙穿弑靈公春秋專罪趙盾爲導者其何處焉王彬爲敦弟哀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哭周顗責兄不軌大寧初敦復謀逆正色苦諫視導依違順逆觀望成敗賢不肖相去遠矣劉隗刁協抑損王氏窮為逃虜甘卓稽留不進殺於周處人臣赴義不勇禍與無義同耳顧颺說沈充斬錢鳳歸朝不聽既而周光殺鳳吳儒殺充計皆出此心乎亂者禍福之說亦無以奪之天下之賊天下之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襃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歴陽内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

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衞將軍趙

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爲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犇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

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

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卽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温嶠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聞之卽欲帥衆下衞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兎旣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

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壼爲尚書令領右衞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王子彭城王雄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章武王休叛彝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裒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

不許

三年春正月温嶠入救建康軍於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於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於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盧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

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手
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
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
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郎
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
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
軍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
時百官犇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翜令下翜正
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
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旣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宮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

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丹陽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犇散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三月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兄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埸

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次惟須仁公軍至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衞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旣同之且自頭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

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閒行謂温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

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
嶠深以爲然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
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
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
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
求邪卽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
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四方
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
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
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

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衞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犇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

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眾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卽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

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於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温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荅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

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

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

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於溫嶠寶進攻祖約軍於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　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

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犇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犇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

思艮算徐來殄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鎭蕪湖爲南

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
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
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克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
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
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不恨矣侃然之加寶
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
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
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
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
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

EAST ASIAN LIBRARY

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方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鎭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

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脩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囘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虔亭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修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

匡術以苑城附於西軍百官皆赴之推睦督宮城軍
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
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
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
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
華恆爲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爲蘇峻將乘勢多
所誅殺見恆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
幷殺恆讓盡心救衛恆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
部將甘苗擊祖約於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
犇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幷力

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寳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寳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鬬寳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犇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幷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

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

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爲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凋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爲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温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温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

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

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
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
乃求外鎭自効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
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鎭蕪湖陶侃溫嶠之討
蘇峻也移檄征鎭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
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
軍而已朝廷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
不赴國難請檻車收赴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
寛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
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

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張溥曰蘇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屯聚峻糾合數千家結壘最强衆推爲主射獵海濱青山中後歸順助討周堅有功王敦弒逆率衆赴京追破

沈充石聰寇阜陵遣將韓晃擊走之其家世微
於王氏勳勞多於逆敦朝廷旣委寄江外精銳
莫制以道漸消可也庾亮愎違朝議徵爲大司
農峻乞補青州界一荒郡復不許遂從任讓匡
術計結祖約作亂襲陷姑孰卞壼出討戰死峻
兵犯闕蓋元帝永昌元年敦據石頭成帝咸和
三年峻入臺城近距七年建康再罹王國流離
禍生强畔然敦三月入據四月卽還武昌內殺
戴淵周顗外殺譙王承甘卓已智盡能索瀕死
而大軍臨之王含王應非温嶠等敵徒奔車敗

埶猶振槁蘇峻强賊善戰既陷宫城盤桓不去温嶠陶侃郗鑒王舒等雖連麾雲進攻堅頓鋭曠引日月非祖約潰奔歷陽蘇峻醉突被斬師必不克是以峻正月犯闕九月方死緜彼據京城而處上流也蘇逸代領峻衆憤殺劉超鍾雅欲以崩離餘燼逆抗王師抑度其埶窮猶敦死而應立爾滕含兵至獲逸斬之孽遑五月西軍力殄較之討敦勞逸有間賊在國中爲四方憂者不更急哉元帝之崩以憂敦庾太后之崩以憂峻二賊均乎弒矣然中興賢主顛踣末路七

歲幼君歔泣殿省司其責者非王導庾亮而誰陶侃握重兵居荆州温嶠邀赴國難疑而未許旣攻峻不利復欲引還嶠與毛寶矢義痛諫方立大功否則幾爲甘卓矣嶠用委蛇氂敦忠直悟侃資友生之情趨國家之急微彰剛柔無不宜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燕討段遼討宇文附

晉明帝太寧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爲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卽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戸控弦四五萬騎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
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
眞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
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
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
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
謂吾之所辦以爲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
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
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

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閒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十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爲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

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䘵追思皇甫眞之言以眞爲平州別駕

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埿幷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

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涅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
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共救之
皝戒汗曰賊氣鋭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
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
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
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
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
勢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
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
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

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　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冬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

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

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爲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玆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衆沮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犇高麗自餘吏民爲仁所詿誤者皝皆赦之封高

詡爲汝陽侯　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爲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司馬封奕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奕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三年春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

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輛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爲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爲北平相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幷以

其弟寧遠將軍汗爲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
質遣還密期以明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
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
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
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
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
帥步騎七萬爲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
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
曰今趙兵在南當幷力禦之而更與燕鬭燕王自將

而來其士卒精鋭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犇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

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犇宇
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
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
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眞奉表
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
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兖豫四州士大夫之
有才行者皆擢敘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
爲奴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
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
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

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即拜北
平太守　夏四月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
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
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
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
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
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
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
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
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

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閒出求利

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

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　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効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

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眾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旣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眾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

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
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
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皝盡得
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
五年夏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
十人送遼首於趙　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參軍鞠
運來獻捷論功　燕王皝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
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六年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
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

復省錄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犇雖在它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爲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曏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爲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悢悢不欲殺汝汝去吾百步立汝

刀吾射之一發中之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簒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覦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

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將兵擊高句麗毀其城而還

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爲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二年春正月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

剋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䟗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䟗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埽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

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貲貨徙其部眾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

白勝幷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爲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犇旣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爲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張溥曰慕容皝之與段遼及宇文逸豆歸非仇讎也慕容廆初立時崔毖陰結高句麗宇文段

國謀滅之廆犒宇文牛酒攜三國心遂破其眾後段氏遣和廆乃息兵輯睦皝繼廆立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逐死皝率騎往討懼而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還兩國釁平師可無出乃連歲構兵盡至勦絕者開禍自慕容翰也翰爲廆庶長子權略工射膂力過人永嘉初說廆興復遼東幷素連木津二部始定霸業折衝功高威震遠邇皝心懷忌翰慮內禍出奔段遼潛身早智事非得已然國君雖嚴猜殺未彰親臣號泣不聞三諫遽棄宗廟適彼土惜未明於微

子之義也遼既納翰卽興兵圖皝攻戰不休皝急借兵於趙石虎大舉攻雄長驅段蘭既敗遼單騎走險窮迫歸皝殺於燕人好戰必亡遼身蹈之抑招叛致亂悲段氏者能無咎翰爲巫臣乎遼舍令支宮奔密雲山執翰手涕泣愧歎失所翰遂北奔宇文氏逸豆歸忌其才名佯狂自晦皝遣王車遺以弓矢逃歸故國豫讓感智伯之國士怨范中行之衆人英雄託足豈昧擇主哉翰說皝擊高句麗毀其城進伐宇文涉夜干逆戰被斬逸豆歸走死漠北其國散亡翰誠負

雄豪之才棲遲逃虜乘時發憤不忘鳴劍獨身一至而亡人二國不祥甚矣皝用法嚴峻激翰出逃有弟仁昭不能柔和而使之爲寇昭雖賜死仁據遼東幸資海冰襲破平郭仁立擒誅然骨肉生戎宗族塗炭即得一勝可弔不可賀也柳城之敗段蘭乘勢深入翰恐滅本國詭說不進跡羈異域心實在燕後歸命立功克酬初願皝不釋憾趣其仰藥兄弟不容山海負恨彼龍顏版齒者其人眞少恩哉石虎爲燕討遼皝即背之稱師來征名正力強皝欲奔避慕輿根劉

佩封奕等奮武不回反覆趙軍是固燕臣之善
謀亦適當趙虎之暮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